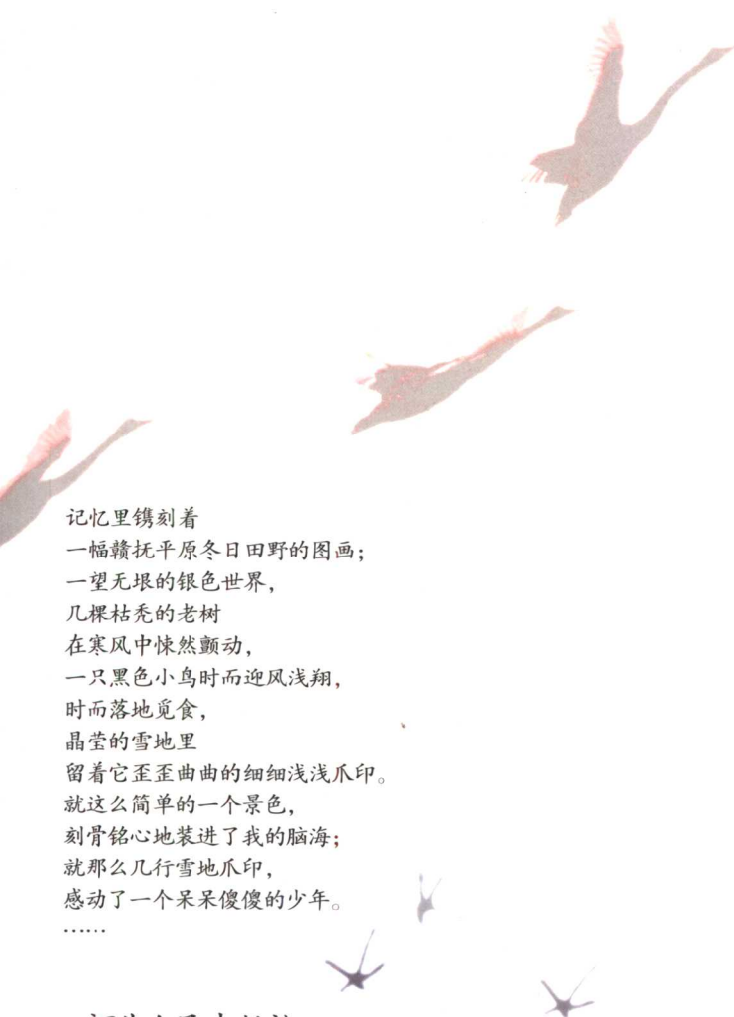


胡海林 散文选

雪泥鸿爪



记忆里镌刻着
一幅赣抚平原冬日田野的图画；
一望无垠的银色世界，
几棵枯秃的老树
在寒风中悚然颤动，
一只黑色小鸟时而迎风浅翔，
时而落地觅食，
晶莹的雪地里
留着它歪歪曲曲的细细浅爪印。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景色，
刻骨铭心地装进了我的脑海；
就那么几行雪地爪印，
感动了一个呆呆傻傻的少年。

.....

河北人民出版社

胡风林 散文选

雪泥鸿爪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泥鸿爪: 胡海林散文选 / 胡海林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202-04083-2

I. 雪… II. 胡…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501 号

书 名	雪泥鸿爪
著 者	胡海林
责任编辑	段鲲鹏
美术编辑	耿 棐
装帧设计	曾 醉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保定华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20,000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202-04083-2/I · 70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序
胡海林

胡海林散文集《雪泥鸿爪》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时下青蝇附骥之风正盛，我一非文人，二非闻人，为什么要我作序？海林说：朋友弄墨者中因为只有你最了解我。这理由充分得让人无法推辞，但愿海林今后也不会懊悔。

客居北京 20 余年，阅人不可谓不多，真朋友却屈指可数。茫茫人海，时移事迁，许多打过交道的人，都已面目模糊，相忘于江湖了。我和海林自 1992 年相识，尔来十有三年矣。大概是同样出身贫寒且志趣相投的缘故，海林与我，君子之交，淡淡如水，温不增华，寒不减叶，历时愈久，相知愈深。不仅如此，由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妻子女儿们也过从甚密，成为通家之好。这正应了侯宝林先生的话：“一户侯”莫交万户侯，穷哥们才是真朋友（大意如此）。

海林如今身兼社会数职，各类董事、顾问于一身，身价倍高，怎么比也是成功人士。虽然说，自古英雄起草昧，有谁知，此中艰难与酸辛！海林出身于江西鄱阳湖滨的农家，七八岁开始放牛割草，随成人下田劳作，十三岁带着妹妹拉着板车运砖拖瓦，十六岁参军到福建东山。实指望当个排长连长，脱了布鞋换皮鞋，结果守了几年海岛又复员回到南昌县塘南老家，当上了以干代教的村小学教师。后虽教绩出众，破格上了省重点中学的讲台，也曾主撰过县《教育志》，在那县里也算小有名气，但终因不甘“蓬门陋巷，教几个小小蒙童”而白首蒿莱，终老一生。遂伴一灯如豆，听风雨鸡鸣，发奋读书，靠自学获得文凭，靠锦绣文章进机关、入报社，进了省城南昌生活。此时又有伯乐慧眼识才，被推荐北上京城入了国家机关工作。原以为好风凭借力，直送上青云，可叹书生耿介，不识大官场的风波险恶，堪堪陷入一盘死局，仕宦一途眼看不通。经此一番缠斗，金丹换骨，了悟世情，于是壮士断臂，投身商海。几年来，以勤劳为舟，至诚为桨，灵性为帆，沟联八方，组合资源，运筹策划，袖里乾坤，居然绝处逢生，赤手

空拳杀出一条血路来。子曰：邦有道，贫且贱，可耻焉。今世何世？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世间事无不可为者。怨天尤人者可以休矣，坐而谈玄者可以休矣。

内圣而外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君子疾没世而不闻，太史公道出了千古文人心里话。生为男儿，饱读诗书，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立不朽事功。或运筹帷幄，布衣而为帝王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或统率貔貅，沙场点兵，定边抚远，万里封侯。梅妻鹤子，优游泉林，那是失意文人的无奈选择。中国文人的另一面是，身居庙堂，心向邹鲁。纵然一生轰轰烈烈，若不能立德立言，则是大缺憾，也为士人不齿。“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雄兵”，还有《岳阳楼记》万世流芳，“碧云天，黄花地”千古伤心。毛泽东不但干出了一番掀天揭地的大事业，且写得一手恣肆汪洋的好文章，吟得一卷气吞山河的诗词，就有了褒贬古人的资格：“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都还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江西钟灵毓秀。说山水，“森秀竦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清人刘继庄语）。论人物，群星灿烂，光华满天。晋代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代以降，文运轮转，朱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晏氏父子、黄庭坚、杨万里、汤显祖、文天祥，炸雷似的名字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教人如醉如痴，齿生余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读来血脉贲张，直欲拔剑起舞。当今江西，文事虽已不复昔日辉煌，然而千年教化之功，流风遗韵依稀可见。“夜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南塘”，连童谣也透着高古雅意；再看北方某省民谣，“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高下立判。江西画家、作家郑云云（郑女士也是海林文友）写江西人的散文中说，赣人“尚文不尚武，好思不好动”。是耶，非耶，只有江西人知

道。我观海林，好学深思，灵秀质朴，骨子里一文人。若非形格势禁，当属抽着烟斗，坐拥书城，墨香盈袖一类人物（这也是他常常憧憬的梦想）。即使如此，海林于商场搏杀、虎口夺食之余，几年间不仅在河北大学读完了硕士又考到天津财大读博士，在经济学、心理学、文学间遨游自如，财经论文，心理学专著，还有今天从他数量可观的散文中精选出的这本集子。这要比常人多付出多少勤劳与汗水，其中甘苦，海林自知。对海林这样端整自重、勤勉发愤之士，我怀有永远的敬意。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读海林散文，如观秋日长空，万里澄澈，明净无尘。纵情于大江南北，五岳风情，尤其是写江西山川，赣中人物，于白描叙事，淡淡怅惘中，诉说刻骨铭心的乡愁和割舍不断的依恋；状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于平常中见神奇，天心人心为一体；访先贤遗存，古刹宫阙，则潜心钩沉，说兴替，论成败，发思古之幽情。海林著文是倾注了感情的。我想海林在写作过程中，必有如下情景：与自然及古人灵犀相通时，当每每会心一笑；写到狂喜与悲愤处，当绕室疾走，攘臂大呼；回首如烟往事，于伤心处，当泪湿青衫。世间惟情能动人。读《雪泥鸿爪》，亦喜亦悲，不觉雄鸡唱晓，东方既白。

关于这本集子，只能说这么多了。至于创作手法、艺术特点云云，门外汉评头论足，不免言不及意，贻笑大方。愿海林多挣钱，多读书，多写好文章，继续做个大好人。我期待着海林下一部作品尽快问世。

2004年11月30日于北京中南海

百序

记忆里镌刻着一幅赣抚平原冬日田野的图画：一望无垠的银色世界，几棵枯秃的老树在寒风中悚然颤动，一只黑色小鸟时而迎风浅翔，时而落地觅食，晶莹的雪地里留着它歪歪曲曲的细细浅浅爪印。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景色，刻骨铭心地永远装进了我的脑海，就那么几行雪地爪印，感动了一个呆呆傻傻的少年。任刺骨冷风僵化自己的身子，任二行清涕从鼻中流出，却茕茕孑立久久地看那寒风中小鸟，看那雪地上鸟印与自己的脚印。仿佛自己就是这只在飘浮着雪花的空中孤零零地独舞的小鸟，灵魂里充斥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激动。那个呆傻的少年不是别人，是11岁时骨瘦如柴的我。那年，我家境窘迫，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磨练瘦弱双肩与细嫩双手，跟在大人后面挣只值几分钱的2.5工分。也就是这个我人生早到的自食其力的生活开始的冬天，在一本发黄残破的六十年代初的高年级语文课本里，我读到了一个词：雪泥鸿爪。

这个词让我怦然心动，浮想联翩。没有请教大人，也无处翻阅词典，我用雪地里那幅完整图画懵懂地诠注我对“雪泥鸿爪”这个词的理解，一直到我读到读懂苏东坡先生的《和子由绳池怀旧》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时的我已虚度半个人生，从莽撞少年不知不觉中已跌进而立与不惑之间了。

这半个人生我始终困顿在崎岖的羊肠山道上，山道弯弯，荆棘载途，尽管小心翼翼地腾挪，依然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踉跄中渗出血印，艰辛中结出痂疤。过早的离开校园，过早开始的社会人生，让我在这个简单而又费力的以一元方程量才的社会里异常难行。我竭尽全力地在纵横沟壑的旷野上追赶那轮永远不可及的高悬着的红日，续填人之初家道贫寒给我的教育空白，以换取那一张张总要比别人迟得的社会通行证。在冷眼热讽里不断地惴惴修正自己张扬放肆的个性，极尽其力擦洗着那人生旅途的仆仆风尘，一步一步，努力而又笨拙地攀爬着。终于异常侥幸地从

寂静空阔的乡野，挤进繁华喧闹的大都市，从那摇摇欲坠的茅舍村校的教台，走入威严耸立高楼里的国家机关，再纵身跃进尔虞我诈的商界市场，又旋转回曲径通幽的大学校园。在巨大的社会生活落差中，我幸运地品味到了种种人生境遇与灵魂受撞的震颤，悲观、压抑、失望、苦闷、迷茫、亢奋、激动、喜悦……

《诗经·卷耳》中有一句“嗟我怀人”，曾让我夜半转侧难眠，默诵不止。人在旅途或孤灯独守时，我常遐思自己：或立于高山雪原、江岸海崖，忘情地高声一吐心中的郁闷悲欢；或驭驼涉沙、操舟浮水、茅店踏雪、夜敲僧门，在一种似我非我的境界里寻一丝儿胡思快感。这其实就是“嗟我怀人”啊！遥古的人早已体味出解脱内心孤忧之招，无论是友情、爱情与人生中其他种种，“嗟我怀人”的意思不就是指人的生命轨迹，在时间上只能遥望过去未来，在空间上只能指向别处吗？看看中国漫长历史文化旅途中，那些抖落在路边、山野、酒肆、船上的灼灼诗文，不都是出世者、入世者，得势者、失势者“嗟我怀人”的丰硕果实么？他们足迹所到，山野聚起文气，荒漠顷刻湿润，尽管是触景生情随口吟出，可才不涩口，才不做作。他们将即时的情感，通过纵谈古今，感悟天下的诗文传递给世人，传递给后人。庄周首书《逍遥游》，言昆鸟鹏之运自南海到北海，屈原作《离骚》，历扶桑而经昆仑；还有太白、子美、东坡等通人达士先哲们，文辞雄奇跌宕中就能见出他们借物起兴之悦之悲。即便是让我至今仍痴迷不已的李叔同那首《长亭外》歌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词那曲，再加上那悦耳悠扬的纯稚童声，九曲回肠地萦绕着人的情怀，让人心里知交半零落，情思苦绵绵中能见到泓一法师那孤独而永恒的背影！

当然，我的“嗟我怀人”是“非存心无以致知”。一个没有道者修行的坚定、佛氏炼魂的虔诚、儒家治国的豪情的俗子，只是在落寞时分，需要一种排遣举动来化解涌上心头的种种挥之不去的情愫。虽然可饮茶来体味温润汁液对生命伤感的熨烫，可读书

寻觅入胜情节忘却现实的烦闷,可浊酒一杯来溶化那一份生活苦涩与失意的情怀,也可以胡乱哼唱些港台情歌去排遣心灵深处的寂寞。但我的躁动情绪似乎都难以在这些方面找到自己的恰当入口。只好强迫自己坐到桌前,以前是铺开稿纸,现在是打开电脑,以“嗟我怀人”式的遐思驱赶涌上心头的充盈欲望,让澎湃的思绪徜徉在浓浓淡淡的诗情画意里,让蒙尘的心灵沉浸进涓涓清泉似的娓娓话语中,让那尘世间种种俗事并与之相煎的躁动情绪,流出笔端,填充字格,换回那心中独而不孤的沉静和安祥,如窗外似水的夜色一样安谧……

我不知道我这样为排遣自我情怀,记述人生苦旅而写出来文字,是否就是散文?虽然见诸报刊的一些篇什大都标明散文,但我心里仍旧没底。有底的是这些文字的确是我半生心路见证,是那遥远而并不模糊雪地里神秘的细细浅浅的鸟爪印。

2003年12月2日

目 录

序 马传景

雪泥鸿爪(自序)

智慧的痛苦·····	1
圣诞夜悟道·····	9
梦回宋朝·····	15
易堂之志·····	22
莲漪夏艳话莲池·····	30
世俗而寂寞的蛇口·····	35
京城古树名木·····	41
北京有个莲花池·····	46
安澜的永定河·····	49
感怀京城名人居·····	53
唯有康山在望中·····	56
苦难的美索不达米亚·····	63
一个神秘的造梦圣地·····	68
漫笔涿州·····	73

青山孟良崮·····	80
江南奇楼真武阁·····	86
呜呼景福宫·····	90
即墨抒怀·····	94
感受大海·····	98
含山乃含美·····	104
走进东陵·····	108
金台夕照·····	114
万千风情海上舞·····	118
半街·····	122
哦，我的赣抚平原·····	126
禾场上的故事·····	131
难忘的一个你·····	135
童年纪事·····	140
抚河走笔·····	148
我的祖母·····	156
一个我梦中的老头·····	162

我与父亲的三件小事·····	169
生之沉思，死之默想·····	174
心灵的天堂与地狱·····	180
黄昏三章·····	186
人生感喟三题·····	191
求静·····	194
说隐·····	198
夏雨·····	202
夜读罗伯特·欧文·····	205
追寻：一个空想家的人生轨迹·····	212
生命的导航·····	219
戈壁滩上的大河沿·····	221
吐鲁番二题·····	224
道法自然青城山·····	229
不绝的蝉鸣·····	233
围场秋思·····	236
摆渡的茂根公·····	243

凤凰洲.....	251
红土地上的歌.....	255
茶情.....	259
股市笔记七则.....	262
闲言爱情与婚姻心理.....	269
梅花香自苦寒来.....	275
击楫中流.....	280
红土绿歌.....	288
后记.....	296

智慧的痛苦

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
诗家以为化境，诗
禅一致，等无差别。

——王士禛

记不得是哪年了，反正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无所事事的我在南昌城里转悠，一转转到了八一公园后面的佑民寺，佑民寺正大兴土木扩建大雄宝殿，于是信步进去，结识了果一法师。

果一法师很年轻，看过去只有20多岁，瘦高个子，高凸额头，宽厚印堂，白皙脸上戴着玳瑁眼镜，橙黄色的衲衣依然挡不住漫透出的书卷气。那天，他坐在斋堂前廊的一条板凳上，手握一本经书正锁眉深思。那一副忧郁的神情，很让人怜。看模样绝非是个敲钟打鼓的小和尚，上前与他搭讪，知他是个大学僧，是南京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爱好诗，也写诗。于是，我们之间便有了很好的诗缘。

果一是怎样出家的？他没有说，我也不便问。我们言佛，更言诗。他身虽已出家，但诗心未泯，诵经也吟诗。古诗、现代诗，喜爱普



希金、裴多菲、海涅的外国诗，更爱舒婷、顾城的朦胧诗。巧的是住持戒全法师也喜欢诗，也写诗，在他卧室的墙上就贴着自己抄写的齐己的一首《勉诗僧》。桌子上也摆了许多本唐诗宋词元曲。一本僧佑的《泓明集》被他用笔密密麻麻圈点注释，自己写的律诗也用麻线钉栓了厚厚的一大本。他那双深邃而显孤独的眼神，一言诗便神采飞扬起来。

我当时挺纳闷，这师徒俩既入佛门，四大皆空，为何还要吟写凡夫俗子爱好的诗呢？佛学之义，以觉悟为先。禅智之旨，以定慧为宗。按理说，学佛证禅应该是通往大智大慧、大彻大悟的基本途径，它的最终归宿应该是美妙绝伦的净土，法喜充满的福田呀！

后来，读到任愈之老先生一篇谈佛教的文章。他说僧侣越是掌握般若智慧，越是领略那法喜无穷，他的佛教意识与现实意识的反差就越大。这就如剪刀之两刃的储接，引起僧侣灵魂深处的巨大痛苦。一种与般若智慧共生、随般若智慧共长的精神痛苦。

若干年的读书、省悟与游历佛教名山，渐渐感觉到任老先生所言的智慧痛苦，在诗僧那里感受应该说更为强烈。因为他们具有两重的人格：僧侣、诗人，道性、诗情。他们的心间，并存着禅佛教世界与艺术世界。而且，这两个世界就像佛教传说中的共命鸟，连体同命，难解难分。这双重的人格，把他们推到了两难境地：为禅佛，诗僧该为道情而牺牲诗情。倘若任凭火热的情思欲念荡宕开来，道性的堤坝就难免不被冲决。这就有违了僧之初衷，丧失了诗僧之本色。为艺术，诗僧该把禅佛所认定的主次轻重颠倒过来，应该为了诗情而牺牲道性。因为道性如槁木死灰，它不过是献给神佛的冰冷的祭品。只有诗情才能温暖人心，才能引发人的生命意志。

我恍然明白，果一那忧郁的脸和戒全那孤独的眼神，该是道性与诗

情，这难以调和的冰炭，铸成了横亘于他们面前的精神险峰。他们是好无奈，无奈这一难解的人生悖论啊！

虽然早有大诗僧齐己用“道性宜如水，诗情合如冰”为诗僧们做了个做诗的规则，他的一首《早梅》“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中，昨夜一枝开。风递幽香去，禽窥素艳来。明年如应律，先发应春台。”就是这规则的范本。孤根一枝、幽香素燕，该是喻指禅心。暖意独回、映春先发，这是显露禅机。这其中既有如冰的诗情，又有如水的道情。诗僧的本色由此可见。

但是，诗僧以道性遏制诗情，固然是不以诗情“汨没其自有之灵光”，可要彻底做到见性忘情恐怕就免其难了吧。我常常想，诗僧也是肉身凡胎呀？虽循入空门，却也难免受到七情六欲的纠缠、困扰。尤其是那些未通道性，未证正果的普通诗僧来说，就更是无法割爱绝欲了。面对着生老病死这四大人生难题，有情固然怅惘，无心依然抱憾。更何况，作诗的宗旨本来就在于“缘情”与“言志”，见性而忘情不管怎么样都是有违诗道的啊！

僧侣既然已操觚，又焉然置“情”于诗外呢？

或许以我之凡夫之见难免如隙里观斗，站在空门之外很难见出门道。我曾问戒全，自古以来诗僧层出不穷，他们既为僧，何不弃诗呢？戒全答我：僧作诗有堂而皇之的三大理由，明佛证禅、道情陶性、觅求诗名。我琢磨良久，仍是懵懂。不久，戒全因与宗教局官员意见有左，要离开佑民寺，我闻讯到寺院看他，顺便索字纪念。戒全略思，便研墨铺纸，抄了元好问的两句诗给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未及言意，多个居士从门外涌入叩礼，我只得先拿了字退出房间。站在佛殿边，念着两句话，想着戒全说的三大理由，总算明白那三点可谓分别属于宗教动机、艺术



动机与人生动机。

心中顿时欢喜自己有好悟性，便去寻果一探讨戒全抄题这句诗给我的寓意，未曾想到果一几天前已走了。

果一的离开未与寺外众多诗友告别，如作别“康桥”似的静悄悄地离开佑民寺，离开了南昌。

我怅然很久，怪果一不辞而别。

相隔不长时间，我也离别南昌到现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谋生来了。

我以为人海茫茫，与果一相见概率怕是十万分之一的渺茫了。却不曾想仅仅一两年后，我陪同事回赣公干，然后到庐山旅游，在东林寺又一次见到了果一法师。

果一未有变化，依然是那一脸的忧郁之色，惆怅之情，相见那一笑也似乎是凄然落寞。他告诉我离开佑民寺，是不屑与寺内庸僧为伍，见不惯他们为点绳头小利而尔虞我诈地争斗。去湖北、四川的几个寺庙云游了近两年，两月前才来东林寺。

来东林寺，依旧是为寻找一个能够写诗且有诗友的地方。

我知道，创建东林寺的慧远和尚，不仅是缔造净土的一代宗师，也是一位大诗僧，与谢灵运、陶渊明交往甚厚。他怀仁山水，隐居求志，结社白莲，讲说般若，野逸东山，毕命林泽。引得一帮尘外之友慕名而纷至，观风而起敬。从此，庐山成为历代诗僧最主要的活动区域。

可是，尽管东林寺有悠久寺史与对诗僧尊敬的传统，是坐拥巍峨峻秀的匡庐与磅礴博大的鄱阳湖美景的山水胜地。林荫通幽，清泉环阶的景致对择幽而栖居的诗僧该是于云水而得自在，身心俱佳中能诗情洋溢、道行高远吧。但实际上诗僧作诗做道的两难矛盾心态，在自然山水间也不见能轻松多少。因为压抑着的苦情往往更甚，冰封着情欲往往